藥地炮莊

劇鋒曼衍

吞浮行者
嵩伯升較

殺魔見佛急須揮劍若不揮燃濁交倆巢藏手用此刺破人心肝互臟人亦有刺破非生之心所互臟者乎斯日而語難固不可少

藥地炮莊卷之九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浙江于陳丹衷訂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音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或曰王者劍諸侯劍庶人劍何如看閣挂劍余舉奉揖之或人擬譔余曰食身失命也不知金剛王劍獨當門殺活從拚間衷肯木木紅爐嘗下浮三環設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音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莫干反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音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

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音尋韓魏為夾。音鋏包
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
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
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
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
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
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
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
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
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襲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曼胡。粗纓無文理也。

鍔。劍刃也。鐔。劍口也。鋏。把也。一云。鐔從稜向背。鋏從稜向刃也。三環。周義而愧。繞饌三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服。刀出鞘也。

浙江曰。學者第一要作得主。不被外物轉。全憑肢依金剛上師。得此慧劍。八面揮截。安坐定氣。果畢奏否。

道奔曰。如來有一語三昧。正語三昧。愛語三昧。此說劍者愛語也。正語之理。久爲迂士膠鼓。陳陳相因。腐氣令人噦嘔。高士痛之。才士厭之。因而爲轉語隱語反語側語。機鋒所起。亦不得已。故達者不妨隨機接人。伏戎乘莽。先兆後笑。納牖遇巷。孚禴惕號。早見於易象矣。田中抑鐵。床上推枕。劍刃上事。紅爐氷淤。

纐地絃歌日緇帷琴瑟不須終又被風吹別調中設道漁郎能川拽船頭直浪舞拍來聽此求莫厭髓乎謝何如側調工夔矣隨水陸易道被長空石門荷蕢化身不火能龍能蛇者乎竟是龍。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惠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故斷作六十九耳若說下地本自如此未出胎本自如此豈不笑殺漁父邪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

八疵四患今能免者寄人尤甚

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此非末世偏言無善無惡以成無忌憚之身者尤早被嚼于欲敗。從陞于儆其後但於善別之可以修身使八疵四患者論之其免賢能非之巧又當何如耶學八生日滿有立之心歉則無君于論痛之必不可歇則無小人

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

孔碩[illegible]弥[illegible][illegible]之為人僅勞必公乘罹懇乃可為真乃若說到序又悲肉客解適謝參

可救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魯，削迹於衛，伐樹于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音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

[illegible]

一其迹異雖至
跡致行者知之
不則以無其不
假無假不真之
冒塗而反為誑
謳作餘要矣形
于人理四字括
出要緊。

淵明連雨獨飲
詩曰試酌百情
遠重觴忽忘天
天豈去此哉任
真無所先此選
其具不選其具
後世尊集酒壺
使為酒則更早
落于偽矣。

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真，祿祿而

新遊月經下句之涵受與鼓棹之惠受如何相見聽滄浪兩濯纓有招隱思述其烈拏波卷地

支許與謝安集于王濛許問至人有感于孟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分先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四坐各言懷畢謝後麤難因自敘萬餘語才峰秀逸羨自得支曰一往

受變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于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

夸詐詭擬復自佳耳愚者曰何用七百語又費餘語相勝耶一往夸詭半落半遂知是支公一林否一喜日休影息迹見漁父之真也吾則曰迹本自息何啻乎行以物與人虛心自徵我者在遊車授綏之時便當覺此漁父之船篙不俟見沒天一帆

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于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漁父揮袂也昇天猶言乎辰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也

總曰論語為下乘不得不言楚詞遂去攸然何極

伯乘者驚曰既形固有方乎闕譯己露除矣杖然門樹從來相饋五饋先饋亦一羹擊盡人是何矣究於飲德為技成得中資材足于自敦論所許而能不於其所不為耶只得以為錢塲舉毬北籠球巳耶

列御寇三十二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也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

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音擯者以告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一作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瞀人歎已而遨道也繫繫舟聞也列子作無多餘之蘇敖繫也

五老曰小言盡人毒也故爲大言搖而本才其毒何如必曰以毒攻毒必曰究消其毒則翁曰無門

只爲此一丟天刑前後許許多答方逸耐憎得見此文可以發開無數生波撥而醉者皆傳者曰何不以一丟今人非地一字曰醉不

渺江曰若知有郁天之遁天刑知有遁于天之刑使人與婦卷曰天下人爲精

無藝何必札夏三山街人蘇蠅封紙而禦之曰低大笑。遊洲公子鶩行市之開則飛去失笑而已。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音支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固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音卒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良貞人也或作娘冢也

分娶有數不使諸各經道能大尉鶴其別薄何所拒百川決。

愚曰知道易勿言難止於自己一個何能累他進飛世界內十九半說於不智說一字非此則當一擱也斯聖人也是就事論事事不厭我天何言哉道不可辯而開也亦貴目擊[illegible]語皆第一義不是意發不然又當一

東坡曰茶欲白。墨欲黑。求黑嫌漆白。求白嫌雪黑。

愚曰。如此兄弟自分難把尊翁調停不得。世間便有一種不黑不白之茶墨。高價傳家。豈不冤枉。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平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舊以益字斷句消改方斷。

枝云天地間神變莫如龍。而能屠龍者。非神之又神者乎。泙漫所學而荷無利。從既支離。而道益單。

堅居曰二十年寘與化借一剛爲彩州我徵思遷廸谷不得令則卜何必與化兩曰二十年答得何必二宏攻而與化如何答曰不必孔與必不必有優劣矣

蘇穎濱問于胎日萬象之中獨露身是露萬象不露真象耶曰不

矣寡而奇奇矣道大則世莫能容數奇則不倂彼遲

奇而用天下之數以神變化行鬼神者周自有人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厲

于兵故行有求兵情之則七

亢倉子曰懷恚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

杖云兵非干戈即天下之數也能不執一則二三

四五能不必也孔子毋固毋必不執一自與天命

流行矣何不可藏乎屠龍之技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

道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

殺屬曰兩個，

旨歸寘乎，如此捏合，精是氣，不分語。

所治愈下，得車愈多，正謂其幽隱鄙陋，和癰潰痔，乃長養於生身，不能甘其所說，而形謀成光乎。

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寧讀竹簡爲書，所謂遺也。

故云無何有之鄉，非絕物之所也，於有而不見其有，于無而不見其無，太一形虛而萬物森羅，本自甘冥，聖人剛述撤環，即此踐形，即此空空。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蓋忠守宙之迷惑乎。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音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音隘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音國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

聞言揣道而削於鋸而騎進一是非之道而乃而何文不若休忍是一說也入不識好其實乎[illegible]

正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杜云嘗觀陶靖節乞墦登壟云子寫世態所吠毛莊子更難何以爲其小談無是非而揚更甚也

嗟乎生才其眼如此無一知己惜不得他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君子懷刑故免內外之刑聖人知其故率內外之刑下人自從而已

山川險路去還來叵測淺猜一陣風雲變化於下見在爭揮向于謀人猜心是明若伏光照敏恭匪

以上民彼宜汝與（音余）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士（一作齒）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音罹）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訊一作訊）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一作佾）有順懁（音翾）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音旱）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

劉曰制言設詞令讀者刺不知譴指而古今皆有此人

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枚云大聖至誠待天下未必盡以此觀人然亦足以觀人人自以為有所得者毫毛乍起恐耐不得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

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恥其所不
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
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祿徧僵佽（音秩）困長
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
達生之情者傀達于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
遭

[illegible]以我
之[illegible]人之不
能[illegible]人之心
[illegible]達大悲
示物不可道我
會施不余莉刊
正見怕倚會

方思解曰言八者窮之極也三者達之必也形者
表暴於外府者藏於中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
府也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踪達命者與天遊
焦竑佛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而慧法佛眼皆

慙曰其子得千金之珠其父取石來鍛之非干寶惜一時放下要天要遊看話驚破了對此稅子們交于將從斷乎十乘驕傲証于書偶然可笑莊子提此喻死驕爲世之癡笑

狂心詖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疑否。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音治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音段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或聘于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辭逍緣甚也辭聘重

共鬆弋尾不遺樂生而已稱體關生而厭贊與此同耶別耶將同友曰前有一存酒後有三尺須留爲螻蟻亦是逍遙小矣

出此以犧牲車而明其不爲利祿動耳下段言達人達不作人間必後之體面也問答之詞足離取韻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音貲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惟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校云莊子未死先將世人活葬見之亦蔽懶扣擬。解脫門也即淡水來而莊子自作此荼毘語亦奇。

以方術道術連
提並論問門是
世究到底人門
須於王神何由
天則何由出乎
是謂全下皆資
于諸家思者曰
製。
堂序以孔子吡
出學于各部居
宗社教于于庭
則殺宗守于仔
後皆論這得有
者一句以不失
說高朴于夏徒
議論言漢大搬
出術到今日權
西漢東之場邊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一作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

殺處發亦逾仟細簡點料來深淵高遠雖見何以故祇爲有塊粒精粗各鎮其分我假勢常者曰且道發得破剝不破。故曰志于道據于德依於仁游於藝亦可與此同參一卷口指任和時亦是臨濟四時照者玩影覆月光照止觀難開眼、正著目業今安素朋是游心飾明之新大推漢唯諸卿採來者

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闢音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歸要之旨可心貴事既分有真無歸竟而人道裂矣別徑縣脈盡變而奇究歸天下一篇其衰止于條物爲結實并節波之脉未盡宗性爲他打倒打將謂別有。

衷公安平述餘批擬乃悔悟門到說無疑共爲關鍵不知滴歸悉到剖關斷也人知學通于悟爲樞斷豈知藏悟于學之無窮者昔有何以聞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杖云首稱鄒魯之士明謂孔子刪訂作述集群聖之大成後學不見聖人之大全自為不該不遍一曲之士此大道所以終裂也故後歷敘諸家皆是闢風氣者誰能如鄒魯先生之據上風哉孟子謂尹任而近褻夷狷而近隘惠和而不恭獨孔子為

道者太多。好學者太少。而寡問大馬雖易。人已曉罪鼓本白無中過節奏入手不可少。恰美尾山一大病。聚編三經不知老知壹收拾一齊端莫論拈花與落辨已而曰一。緊難禁裂而甚非如今有屈指數得出者麼相背有分。試數看一二三四不言五四邊不壞中何事於為痰入兩權上門覷腦髓一例

聖之時。非大成而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也此篇議論。正與相同。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于變化。謂之聖人。如不稱孔子。又誰能當此稱乎。

潛艸曰。其數一二三四。不言五者。五在其中。從此千之萬之。故曰其數散于天下。邵子曰。四常不壞。而一常不可見。蓋從小衍悟入。孔子只提中五。豈非以本數未度為端幾而即覺知隱者乎。莊子亦曰。議之所止。極物而已。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胡康侯曰。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張

若不總諸數夫
事實生於自然節
則何能設計

于欺天秩秩天序爲六合七尺現在不欺何不參此

大備

愚曰雅言明于本數係于末度節卦曰制數度議

德行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秩序變化諡于河圖

洛書交故曰數爲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

統本末之通節也道之籥也

杖曰以繩墨自
矯而備世之急
二語足以盡墨
于家總意可施
于天下乎只爲
鄙田界塞甚不
妨點大一段出

不後於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音骨釐

聞其風而說音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

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

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音壁）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怡），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

民曰列道之不善學發山者以直接交使為若行不如此不能成佛父與如佛之所以為蒙雖然如此人不識好若非進路非蹊回謀知脫塗如此密

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川義作跂蹻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許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

不決甚哉。術者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穀元覿也史記曰監門之發不數于此篇偶卽奇偶也不仵所答非所問也是其倍矣譎詐也若獲已齒若行而得之沒齒而已因以為號。

評曰世上溫飽而目太可厭生故急稱之為才士。其是心切天下故用其於王也遠矣借知非于非忌世不仁之流。

枝云今日之宗教。亦大類此。若不得提宗者出。則佛亦難能獨任奈天下何者也不得全提正宗者

此語最以新顔。異于利欲之世。可作宗旨。爲其儉約而爲人多也。其有假狂無假術。閑人扶弱不扶勢。

此則今日之敗挑鬬險者。會如別墨否耶。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鈃音形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音稅下敎。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

宋鈃尹文都被墨子拈出。

㳂說其無行泯跡，無任解紛耗識，與物紀轉，今就昭昭惑惑之見，是以為刻于之驗心用形光非其類耶？只為泯滅愁折情，不如倚歸自用心，此與齊物論相

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騈音兒 外因讀

也。蔡偏黃公綴文作晰晰然列莊下 皆就矣協除註背子宋鈃尹宋揣

公而不黨，易音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去多少而斷擇曰不知道後世糅雜悠謬以言于敗矣者大惜於此矣若知徵如作起亦可通鬼有門辯將曰親三際與許行并椎前輐斷王不存知錯非不師智慮乎超出兩頭非舍是與非乎非選如羽獨山聚能未嘗有罪恥是是衆人之爆無知之物可笑而道之若假蔵斷知解以爲括量之及兩其

可故曰選則不徧敎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愼到棄知去巳而緣不得已泠音零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音追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音危然而巳矣推吐雷反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巳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巳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

專料頭以為州官數大之亂說于為生以騎世義名業傑當為所謂難欲笑之早已眼其事矣笑後矣我戰後知莊子之抄此打摒以開後世之眼其功不小而後世尚自伸於驗之是養豈轉之與家謗亦我聚口只如嘲服肯新傲然揚解于堅滑是製為兩條那是絕用滿縫那此亦製頭大體正同天下太平日閒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音洫）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于魭（音玩）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于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韙讀與諱同。言皆也。隨齒也。窢然、風所動之聲。魭斷、猶刓斷也。）

藏一曰、嘗時嘗分楊墨、而此敘諸子不及楊。此因楊之流也。莊子其亦所諱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非非子之實、介乎非子、以向上一着神而藏之。形容相反而實相成。其說往往流於養生。以世人惟

如何是大道曰
無安排處如何
是劉致日道下
因果滿然
祭開月未與救
打作兩橛了也
狀道務時久臨
與[illegible]雅前日早
被[illegible]曾知微
正[illegible]以[illegible]與辦
為不[illegible]意
自下[illegible]家正
安[illegible]發人得
背三內達人道
用封隨其開只
其緊就其隨與
隨特之義而
多少非[illegible]語隨
只顧騎搊嘶轎
耳聖人之隨隨

愛生。故以此楔誘出名利之談。亦猶佛知人之畏死而終日爲生死之說也。聖人則因二以濟民行而已矣。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

其餚與復而時兩化之氣則老于是既臨者弗猶是偏於不肯隨人有哉有後而先終則始冬關復見四時春

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于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高皐曰古今以老子為虛無謬誕老子蓋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己動以時而舉合於言簡而意深時人不識為好仙佛者假之

弱佞引柱己無於形物自養以虛空不與萬物為

延祖老子之非沉空守寂然只是要討便宜耳張

自開此心究竟無竟乎說則別參乎非乎別此方自不能容人則是乎昧乎而已

此之稱長吉謂盡出蕪擄乎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其以探乎休之無

元長曰老莊討便宜然先御甘心吃虧聖人曰不壞正恣任汝便宜述士門補便宜處失便宜

叔云此處獨標博大眞人而後自述其神化莫測正以敘諸家而貴弄其三不收八不就也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

太史曰洸洋自
恣以適己旣曰
何句是道非適
為奇誕者何以
見得道術門說
破不可莊語自
非欺人猶欲明
矣王龍曰不辯
于此必辯于彼
熟處難忘有道
君子不覓也昏
憒於風剛錄木
峙崖川脈蹲猾
昏揣符筮作之
於家學見達十
鳴見之鼓樂莊
但日憶惑過想
不曾排元于腦
反是醫語資皮
不斷痛癢

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非攉

古通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

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

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音調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

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逆折筆轉筆

陸方壺曰莊叟自敘道術乃於著書上見得何句何

是寶得非他人過為奇誕者雖然下一轉語正謂

上遂之妙不離下學之中

愚曰莊子雖稱老子而其學實不盡學老子故此

關將必學者不也之謂安得不學心而爲所該說潛問司繁無亂兼有毛如何道得平行河代云天大蠶皆湯大[illegible]

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䖟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

惠者曰莊生縱惠施為草窩而已為從構巧矣莊不刀叶火略遲觀總是辨析獻欺人
朔易曰龍蛇之蟄名寔不過小大長短虫蛇類形而已其定易之以射鍾諸經嘗龍為外無經公謂者龍謂之然下行謂天下測海下人新造所謂鏟求易將森之聚地錄在鳴時微大實地非敏聞于平人不自・龍而原

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于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于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

虛特立一幟予自戴之非老林也何能滑疑非消疑也何能擱適而上達乎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有挺收此老曼衍藏身處者否莊子若生今日其必舉本數末度六通四辟之畢羅貫漸蒞解明矣雖然如此說來又消一疑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音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

司馬云[illegible]
[illegible]
無語一[illegible]人去
謝曰故當是其
妙造不傳虛舟
門下車言[illegible]
玄人不如其劉
劉溪云恐[illegible]際
糾特以下[illegible]人
情而疑者甚多

或曰既然遨方之疑又要許多賢輩作聲曰自非聞人不戰撇矣

受治者曰惡生惡在造敬以乎情形而見其情者騎窮競走矣後民證非生焉前者有我而偷乃成驗為之鄰錚以繳儀者可勝計取實口證她位者勿論駘蕩則人害亦未見也斷首以寸邑云學者將以言者必于石

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智拔解脫應也響物者以小人長短虛實互換而顯其道通爲一耳丁子蝦蟆將生有尾良則尾化而蝦蟆日蝦蟆有尾耳丹奄將侯元美皆中揩謂象生似伎

公孫龍談臧三耳屈孔子高子高曰言兩耳甚易而是也言三耳甚難而實非也君從其易而是者乎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曰子高理勝于辭韓嬰曰辯有三至五勝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㤰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知焉不務相迷故辯可觀也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

[illegible]

也夫不觀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誅

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荷君子不爲也

詩曰無易由言無日苟矣

劉栗曰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內聖外王者本末先後一貫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能長能短以矯枉而適當其變焉伏羲非無淡也而成于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于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備之以淸淸近險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爲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

爲道者其術已可將矣以反人爲實而以勝人爲名事勢之流相激使然皆是矯弊有餘則已反覆截言殷肆還虛遂此篇之首度數本末內外大道遂無不托寄谷情于憐致道于拯虛漫人嘆乎空門憐傷又悼空門難似戲場御也肖業醉而明之能有幾人安得一一核定破其隱古定歸于僻辭悲盡微教枝宥

不能盡全也道至于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教者各是其是也道德仁義裂于楊墨無爲清靜墜于田彭莊子欲復仲尼之道而非其時遂高言以矯界復朴以絕華沉濁不可莊語故荒唐而曼衍恣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眞人猶在一曲老則一皆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一皆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何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于言外可也

肆乎一怒一唳懸怪漭詭譎閎說法諧若奧尾

史記孟子傳中言騶衍迂闊不經先驗小物推至無垠始也濫耳要歸仁義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勞山曰莊子刺惡稱惠施七段銖亦有牛鼎之意乎洛經下道同下上

焦云惠施與公孫龍詞絕相類茫無隱云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存而勿論然其生所述一曲皆道也

曾端甫曰百家言皆成理雖至申韓刻覈鼓吻訢然此非申韓之奇而道之奇也然奇可存道不可枉人奇在人則害矣故百家之書要以兼存而互挪其奇不可獨行于世獨行則赤箭與豕零共敗互抑則雞毒與青芝同功易曰險之時用大矣哉于睽也亦云險與睽豈無用而孰知其用之大也

潛州曰莊子首言惟中言畸人末言倚人畸倚皆奇也佛曰奇哉以毒攻毒惠施造惑以解惑而天

謂之惑新機作合轉推且最終不出此孔北海日頭牛之數以烹羹飯之以莊子為牛鼎者須求物忌道將一何來。

王元美曰莊子亦人中天是其泣業所受與天中人也其言育質狀而出世如言則亦人中天是出而不能盡不變如天體只求則又天中人乳自升于之言出而後天獲其奇成含其育成

下篇總解之人皆好奇而厭庸好勝而護短是其奇人亦不可禁惟聖人能化之數度倫理易之端幾協藝業業足以竭其智力彼究安能欺耶莫奇于佛而向上歸無所得現前於住於佔止有一事相即是性豈以圓融廢行布哉

杖云又何妨於實有又何妨於實無此中悟得亦神化也然惠子恰未嘗悟此而莊子乃能盡識其奇而挑敗之此正莊子之全機大用得惠子這一段以神其一生之妙術也誰謂天下此篇不藏天下于天下哉此莊子於自己篇上加尖形容惠子

[illegible]

之恠只爲其不傳之秘而設陷虎之機惠子跳上三十三天亦跳不出他金剛圈也然有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之手眼在杖人到這裏且放過他一着且道何處是放過莊子處若道裏別具得隻眼則莊子之孤尚有在也切忌與混沌曉得奇侍者曰却被大奇曉得也杖云汝曉得箇甚麼曰和尚以莊子爲托孤實是和尚托孤于莊子而莊子又因得托孤於和尚也杖曰但得混沌不知便了汝等知得又何妨乎奇亦笑曰如此則單一部莊子公諸千古不惜人饕破矣

青原信曰吾始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參禪知識後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今則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如此三關辨[illegible]得出否隱山眷錄曰如何是那見立知同山是山水是水如何是知見無見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如何見知見無見同山是山水是水提了山

平應篇曰公孫龍惠施非芥山毛海之坊歟曰破象家取以袪苟庸之陋解膠柱之拘而後變破以歸乎冥耳偏才者巧以駭人而襲術者卒無以辯辯亦不當也苟欲會通一貫淡微幾先蛇剢鬼攫不受疑惑事可不一通此關乎方圓鑑日觀山河如手一撚頑果之仁天地也小中本大大中本小矣非惟片紙圖萬圖六合吹脬豆而後微也晝夜通古今元會猶呼吸長中本短短中本長矣非推千秋於一字黃粱非一生而後微也空廓隱斷無非象數森羅萬備萬聞原自無聲無臭虛中本實

假人指東爲東指西爲西智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聖人明于定分以東爲東以西爲西互觀𢧵則三翻兩折反復交錯遞表前正縱不綜然也耶惑者欺曰能得幾人少不得一場通衆。

習湖添論自號中庸云宋持塔塔衣髮與長夫一亦也可槃數曰惟桃欲開次賛辞禪扣月餅示寄不喜從也

寳中本虛矣非惟椰心納萬卷鏡光如泡影而後微也易爲三才萬物作大譬喻及對環中方圓賛隱莫破莫載同時變化幾人現前耶執目前之習見而不能大觀偏蔽不化一切反而觀之一切推而進之則綜然矣本無大小長短虛寔矣然執之又一病也聖人明定中之不定而決于不定中之一定明大定之各定而決于時用之細定即大定也故曰一切本無而一切歷歷即差等爲平等豈必泯丘壑塡林樸寒暑哉內外也頓漸也生死也于奪也亦猶是也貞夫一者如貫則用中矣兩忘

則王公矣百姓則本忘矣物其物倫其倫時其時位其位猶官肢持行之不容遁遁不容造作也歷然各當而寂然矣物格踐形無心無物立派于統統派于立皆贅語矣以莊之曠達而必寓諸庸以禪之玄變而曰了事凡夫中庸何能逃乎中庸不可能也

揭暄曰五老峯擬惠子與莊子載五車吐氣矣漢施曰莊爲漆園吐氣耳近日者又有一招蘏焉世謂惠非與朱儒必米炭也講學開口動稱萬物一體孰知此義之出於惠施乎世又謂惠施與公孫

然作好奇驚俗正是物情俗不可醫藉此醫之東漢分曹御遁世兩種平庸一卷謂出類拔萃必是奇才元瑜謂莊以奇情成奇文直饒後人批判能免于見奇賤與其大說不如一究予宜與中通得窮太白之所未至妙神化縱逆之議影變光幻之論實次無以東所未開也學因可措出移退施不求與施一

能皆用倒換儀鋒禪語襲之恩謂不然禪家止欲塞斷人識想公孫龍斷名定以破人思想不執此也正欲窮大理耳觀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屬解與太西之質測核物究理毫不可繫空者也豈畏難逃玄竊冒總者所能答乎又豈循墻守常局咫尺者所能道乎惠子相絜事不槩見其不得儀衍一章明甚雲綫葬斯亦忠淑之一斑也蒙既休乎惠亦善終彼處戰國而全其天與曳尾泥中復何殊耶斯人也漢明大易之故而不矜莊士之壇汲五車裁身弄眼

穩不務必有暖以天下托天下何必述鼓求亡乎最只為猶生者兩路皆迷歧悵背三茍從甚衆奈何與着數只心不得早辯一遊孤兒行同唱樂者系頭運我氣

者乎愍故表而出之。

蛙宦口當頭怒笑生風末後畢羅芒昧若不得意施麻物甃段則大曲無滚遍嚯啃又何貫以本律煞尾乎蛙蛙或嬉雪黑或嬉漆白大同異小同異畢竟如此往而不反百襦碎並憂裂耶可笑扎孤雙還弄作岐頭一腳情知兩邊皆奏不妨圖勞支離離然焚欽欽更郎當搐忝出家筆且歸來南渡樂部有早行孤迓行孤檞孤正為窠子拎交所以建鼓求亡乃今索性奇煞繆聱了此孤絃哀歌之曲筆漆吏曰前言戲之耳

炮莊末後語

莊子曰予得千金之珠父取石來鍛之荷鄉卅日中參戶曰老龍死矣神農纍然放杖而起猶不悟龍女合珠成男剖肘開關旋閉耶予師號父父金不鍛者非反擲意信刀斧砍不開乎凡相生相續皆相鍛也愚者今日重與孫開一鍛鍛筆一鍛藥地一鍛藏天下於天下即令天下自炮而自吞吐之何必斤斤詘孤云爾耶洞山曰半肯半不肯者全肯即孤負先師光孝曰庭前柏樹子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兩個孤老如此吞吐其不孤負處是誰知之珊瑚枝上觸著噴嚏指尾作頭未免失笑然則此一尾語不可以已乎曰佐鍛

侍者興磐錄

王右軍書法之聖者也。其于獻之曰。大人宜改體。外人那得知

曇邈瑑錄曰。右軍字似左氏。大令字似莊周。山谷此言。猶以予

美比馬遷也。倪文正曰。堯以天下禪舜。舜舉堯之天下而更禪

之。伏羲八卦至文王。盡變其舊序顛亂之。莊之於聃。後之絕莊。

不過明眼。識之。知其指所由。宗分五葉。至汾陽時。有十五家。今止

一枝。龍牙日下。將任其攪而極自反乎。不塗炭則傀儡。世出世

間有不容不言。而又不容言者。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

處行。別傳又別傳。托孤深谷。撤此粥飯。不亦可乎。存山老人樂

破古今。不恁風顛。時哉難憑。推達蟪蛄。不如嚙木一個。何須常之。

有蓋不更。為孤兒作韓厥哉。

樂地學人□□識

炮莊後跋

湔法外馳臟腑奔潰盡刪醫誤之而奇醫更誤之也傷哉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吾師藥地老人痛傷其心發大悲憫不忍坐視流毒乃拈一莖草燗燒合織炮製君臣五味殺活古今因法救法廣施針艾用醫天下後世之誤中銜吻隻頭者於是咄南綵片而表裏之竊笑近時專門圖狗剽取皮毛描寫裝潢以當自得遷遷諱疾忌醫又誰信有此通理萬法之靈樞哉余小子病不敢流斷多難浪入空門一向膏肓久矣幸遇醫王應症與藥救我上池年來狂僻少瘳正恐鵾鵬神方龍宮秘而不洩願質諸同病相憐者亦可以作寬胸劑也嗟夫漆園之經正矣案

地之心苦矣誰其服之又誰其信之此書一出九轉丹出蛻化生死下藥上藥療盡世間癡懲又何拘于方之內方之外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精一用中萬世無悖噫炮莊者是又余之一旦暮遇也夫閟塗執徐修禊暮春鄧林舊徒嗒然愁炳謹跋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正為君子謀耳三陳九卦冥稱而隱炮莊者稱而隱矣莊子生戰國不可莊語故為賢智者引之遁世無悶何暇斤斤與愚不肖較耶藥地吾師集千年之讚者毀者聽人譏疑何存正為直告之不信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彼自得之而用其中矣藏密同患緣不得已時義一也旁通兼中冥稱而隱寧無知愚者乎瀟湘學人彭舉謹識